

## 中国:先改变自己,再影响世界

孙学峰 杨原

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不大可能动摇大国关系现有的基本态势。不过,金融危机对部分大国双边关系会产生较大影响,但影响性质有所不同。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逐步由美国蔓延至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此次金融危机是否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尚有争论,但危机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却是不争的事实,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也逐步高涨。那么,金融危机能否改变冷战后的大国实力对比?能否改变冷战后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关系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的国际政治影响,更能帮助我们清醒认识未来5-10年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应有的外交思路。

美国“一超”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优势尤为突出,国际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总体特征。尽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并不会撼动美国的“一超”地位,未来5-10年美国的“一超”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是欧盟国家和日本经济受危机拖累,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不会明显缩小。欧盟委员会2008年秋季发布的经济预测报告就认为,金融危机已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将降至0.2%和0.1%。在欧盟大国中,作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英国在2009年将出现1%的负增长,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将出现零增长。日本经济则进入衰退期。日本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08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季度下滑0.1%,按年率计算则下降0.4%。修订后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季度下降0.9%,按年率计算降幅为3.7%。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大臣与谢野馨公开表示,在世界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未来日本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并暗示2009财年日本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因此,即使美国经济呈现1%的负增长,也基本能够维持对欧、日的经济实力优势。

二是受到危机影响较小的大国,如中国,其经济实力差距与美国较大,即使能够缩小差距,依然无法成为与美国同一量级的经济体。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而言较小,有望在2009年维持8.5%至9%左右的增长速度。假定此次金融危机持续3年且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9%的增速,同时美国经济在未来3年保持1%的负增长,那么到2011年中国的GDP也仅为46301亿美元,而美国的GDP仍可达132670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仍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也就是说,按照最乐观的估计,金融危机可能使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差距缩小,但中国仍然无法实质性改变美国经济的优势地位。

三是金融危机对大国的军事实力变化影响较小,美国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仍将延续。从目前的情况看,应对战略威胁依然是影响世界大国军费开支变化的主要因素。受俄格战争的刺激,俄罗斯2009年的军费开支将增长27%,达到941亿美元,但这与美国2009年5154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相比,差距仍非常明显。美国2009年的国防开支预计变化不大,主要原因是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其他地区反恐压力依然存在,这使得美国及北约的军费开支短期内不会明显减少。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公开表示,2009年美国国防开支将相对稳定,而不会有较大的削减。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也表示,尽管政府会因金融危机缩减开支,北约成员国还是需要提高军费预算。因此,短期看,大国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美国在军事上的超强地位难以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一超”地位维持不变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可能会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有所上升。中国经济影响力逐步上升主要得益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使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强于其他国家,也使中国具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刻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条件,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因此,与其他大国经济进入衰退期相比,中国经济在未来3年内仍可能保持7%至9%的增长,极有可能在未来3-5年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软实力受到一定冲击

一国的软实力由其国际吸引力(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国际动员力(战略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和国内动员力(对社会上层动员力+对社会下层动员力)三部分组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国家模式吸引力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构成一定冲击。

首先,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质疑。国家发展模式吸引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带来的实际效果,所谓“成王败寇”效应。成效显著,模仿者的数量和坚定程度必然逐步提升,反之,则无人问津或倒旗易帜,冷战后东欧国家集体转轨,放弃不断遭遇挫折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就是典型例证之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根源又在于美国政府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过分相信市场的力量,放任金融衍生品监管。结果是,无节制的市场力量导致相关衍生品泛滥蔓延,最终酿成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因此,作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遭到质疑,吸引力下降在所难免。

其次,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主导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的能力。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国家达成了四点共识,即新的金融体系必须强化监管、风险评定、危机预防以及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此外,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首次财政部长会议也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尽管这些改革措施能否最终落实尚难以预料,但是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的诉求逐步高涨,已经削弱了美国对金融领域国际规则的掌控能力,这是冷战后美国从未面临的困难局面。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主要是相对于其鼎盛时期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其他大国软实力的明显上升。首先,欧盟的发展模式并未显现明显优势。欧盟国家引以为傲的联合模式,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暴露出诸多弊端,最典型的就是主要大国如法德各怀戒心而又相互拆台。此外,欧洲国家倡导的有管制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并未显现出明显的优势,能否取代美国体制尚难以定论。其次,中国的发展模式暴露出不少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靠海外市场的拉动,内部消费需求的作用始终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中国受到的危机冲击较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虚拟部分比例较小,这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阶段尚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一旦美国经历危机后优化监管模式,其发展阶段的优势将再次显现。再次,美国对金融体系的实际控制能力可能变化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未来3-5年内难以出现取代美国位置的国家或经济体。唯一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就是欧元,但是其所依托的欧盟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难以支撑欧元成为最核心的国际货币。因此,至少从短期看,美国对金融体系规则的控制权力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当前大国战略态势基本未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和欧盟主要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继续得到强化,而中国与俄罗斯则在1996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战略合作领域逐渐扩大,合作力度逐步提升。由此大体形成了美欧日同盟与中俄合作的大国关系态势。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不大可能动摇大国关系现有的基本态势。

首先,金融危机基本不会动摇美国与其盟国的战略合作。自冷战以来,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主要基础就是强化其盟国体系。一方面,美国向北约国家、日本等盟国提供安全保护,其他国家则在全球和地区战略问题上配合和追随美国政策,应对共同的战略威胁。因此,只要战略合作的基础存在,美国的经济实力下降并不会影响美国的同盟体系。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实力

下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结果只是提高了日本和西欧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并没有动摇这些国家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尽管冷战后苏联威胁消失，但是美国与盟国的合作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日同盟不但没有削弱，而且扩大了涉及的地理范围。美国的安全保护对于欧洲的地区稳定依然有着重要意义。例如，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国始终无法调停南斯拉夫内战，无力解决科索沃问题，最终还是依靠美国强力介入才逐步稳定了局势。尽管“9·11”之后，美国同法德等欧洲盟友的关系曾一度较为紧张，但近两年已明显改善。

其次，金融危机更不大可能危及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与中国在地区安全、能源合作、打击民族分离主义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削弱。相反，中俄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上可能形成原则性合作，从而有助于深化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概而言之，金融危机并没有动摇冷战后美欧日和中俄战略合作的基础，因此冷战后形成的大国关系格局不会发生剧烈变化。

不过，金融危机对部分大国双边关系会产生较大影响，但影响性质有所不同。

首先，法美分歧将扩大。危机爆发后，法国高调主张要改革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希望借助危机削弱美元，强化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公开表示，要遏制肆无忌惮的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一套监管新机制，限制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审查国际会计准则以及重新制定汇率政策等。而美国前总统布什则强调，任何改革都必须保证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动。如果法国坚持挑战美国的政策，法美有关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竞争将会加剧。

其次，中欧可能出现分歧。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中法两国并不一致。中国希望加大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系的发言权，比如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而这些份额基本上要挤占欧洲大国的现有份额。原因在于，法英等欧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份额逐步缩小，美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则占世界25%，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只有19%。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扩大份额必然导致法英等欧洲国家的份额下降。此外，法国可能会利用外交矛盾迫使中国支持其改革金融体系的措施。法国总统萨科齐去年12月初坚持在波兰会见达赖就是较为明显的例证。

再次，中日分歧可能有所缩小。一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对美国出口将下降，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将加大，这有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推动日元地区主导地位的努力会受到更多的牵制。一方面，日本要关注美元与欧元之争，防止美欧妥协导致日元的国际地位受到明显削弱。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外汇储备较少的东盟国家更加支持原有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而不愿日本和韩国倡导的地区多边货币合作。随着日本推动日元地区主导地位的努力放缓，中日两国在东亚合作重心上的分歧将有所缓和。

中国的战略选择:改善形象，承担相应责任

首先，保持经济增长，为化解可能的国际压力创造条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和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新举措，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能够保持本国的经济健康、持续、平稳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保持经济增长有助于化解可能的政治、外交压力。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由于中国坚持开放和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为中国摆脱外交孤立创造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因此，面对金融危机，中国如果能够保持较为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为缓解外交压力，改善外交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承担与实力相适应的责任，为改善国际形象奠定基础。尽管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美国的“一超”地位，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削弱，全球走出金融危机仅仅依靠美国不大现实。中国如何发挥作用，为全球应对危机作出贡献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世界的期待，中国既不能超越自身能力担当救世主，同时更应防止拒绝承担能力范围内的全球责

任。否则，不但无助于全球走出危机进而连累中国经济，更关键的是将损害中国的战略信誉，为中国影响相应国际制度规范的变化造成阻碍。因此，中国有必要借鉴 1998 年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当时，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为处境最为困难的泰国和印尼提供了金融援助。这些负责任的政策措施使得东南亚国家中有关“中国威胁”的言论明显减少，有效改善了中国的地区形象。

最后，注重人才培养，为国际规范改革积蓄力量。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逐步扩大，在国际规范变革中的发言权将逐步增大，因此，如何把握好自身利益和国际规范变革之间的平衡关系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调整心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和面对国际规范的变革，更需要一大批既了解国内利益需求和能力条件，同时又熟悉国际制度和规则的专业人才。否则，中国将难以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措施，难以将能力优势有效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影响力，而这些正是中国成为受尊重、有影响的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